

省身讲堂第 43 讲



演讲人简介

吴思科 中共党员,高级资深外交官,1969年毕业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西语系。曾任外交部办公厅秘书,亚非司处长、副司长、司长。2000年至2007年先后担任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驻埃及大使兼驻阿拉伯国家联盟全权代表。后任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委员。2009年3月起任中国中东问题特使。

吴思科：阿以和平进程最新动态和展望

□吴思科

2011年年初以来,国际形势确实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可以用一个字来形容就是“乱”,并且这种“乱”中还带着一些变革。突尼斯发生剧变导致总统出逃,埃及掀起广场革命,还有也门的动乱,叙利亚的动乱、利比亚的动乱等一系列的动乱等。2011年,我多次前往中东地区,就动荡对中东地区产生的影响进行实地了解。在此基础上分析在动荡之下,中国如何判断和应对动荡带来的国际局势的变化,以及在变化中如何把握关系,保持自身稳定的过渡和时局的发展。



王骥东 摄



以色列国家风光



埃及国家风光

长期的强人统治,造成了社会的动荡

2011年4月初,我到了中东,从各方面了解动荡带来的各种情况。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在叙利亚与巴勒斯坦民族解放阵线的总书记进行的交谈。他是一位80多岁的老人,60年代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向我讲述了自己的想法,他说这段时间发生的动荡是晚到了40年的一场革命。他曾经写过一本书,书中讲到革命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以什么方式发生很难预测,但是革命风暴是必然要来的。为什么晚到了40年?因为40年前,埃及等国家的军人在民族解放运动的过程中顺应历史的潮流,走上了政治舞台,结束了那个地区很大一部分国家长达数百年的殖民统治和封建统治,走上了共和国的道路。此时,探索一条新的发展之路成为这些国家急需考虑的一个问题。但是,40年来,这些国家并没有找到一条适合自己发展的振兴之路。一个执政集团上台之后,往往首先考虑家族的势力或者他们所在的政治集团的势力,社会怎样发展、怎样变革,他们下的功夫却远远不够,还在政权交接问题上出现父传子的状况。叙利亚、也门、利比亚、埃及等领导人都用这种很明显的政治意图来培养自己的儿子,让自己的儿子通过军队、党派慢慢站稳脚跟。这种政权父传子的状况往往容易产生政治上的僵化,而政治上的僵化就会进一步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伊朗国家风光

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由于这些国家的经济结构比较单一,很多社会问题就凸显出来了。如埃及、突尼斯,旅游业是他们的经济支柱,金融危机爆发后旅游人数骤减,加上这些国家旅游业本来就比较脆弱,于是围绕旅游业的就业问题就凸现出来。另外,埃及的苏伊士运河因受国际贸易的影响,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这就导致了这些国家原本就高的失业率更加居高不下,同时金融危机带来的物价上涨,也让民众的生活更加艰难。

以上问题是阿拉伯国家容易发生动乱的共同原因,是长期的强人家族统治,造成了社会的动荡。2011年1月埃及出现的动荡就是因为这个原因。1月25日埃及首都开罗出现抗议示威活动,要求穆巴拉克辞职是示威者和各反对派的主要诉求之一。直到2月11日,埃及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抗议一共持续了18天,最终以在埃及执政近30年的穆巴拉克辞职而告一段落。18天来,素有“铁腕总统”之称的穆巴拉克竭尽全力撤兵换将,但聚集在埃及首都开罗解放广场上的示威人群始终不肯离去,直到硬是把这位执政近30年的总统赶下了台。当然,美国在埃及的这次动荡中也对穆巴拉克的下台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自己1979年埃及和以色列达成和平协议以后,美国就一直对埃及给予每年21亿美元的援助,其中8亿美元是经济援助,13亿美元是军事援助。所以美国对埃及的军队还是很了解的,也是很有影响力的。美国在看到民众和穆巴拉克对立的情况下为了长远利益,就对他施加压力,要求他下台,把权力交给军队,避免局势的爆发和失控。所以埃及军队在这一背景下就承担起了政权过渡的历史使命。

在这次动荡中受益的是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穆斯林兄弟会成立于1928年,长期在埃及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上发挥作用。在民众中间有很大的影响。在2011年12月进行的第一轮议会选举中,穆斯林兄弟会所成立的自由和正义党在各政党中赢得选票最多,其次是萨拉菲派的光明党,两大宗教政党在这次议会选举上显示出了强大的影响力。这也是在革命之后阿拉伯世界依然会出现的一个局面,就是宗教的力量在社会中间影响非常大且长期受压抑。民众在革命的过程中找不到更合适、更好的方法,便寄托于宗教,所以宗教党派便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之前的摩洛哥选举,突尼斯选举,都是宗教党派占了优势。这些类型的国家接下来怎么进行发展就成了大家所关注的问题。

利比亚动乱

中东地区每个国家都有各自不同的发展情况,像利比亚、也门,基本上是部落国家,部落在整个国家和社会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也门在红海边上,战略地位很重要,如果发生动乱,红海这条国际航道就会面临威胁。另外,在也门与沙特漫长的斗争下,海湾合作的6个国家也特别担心也门发生大的动乱,希望也门在这个时期能够稳定地过渡。也门曾经分裂为南北也门,是在特殊的条件下才重新合并在一起的,南部始终还存在着一股分裂的力量。中央政府对部落地方政府的影响实际上是有限的,如果地方发生了纠纷,有时中央政府都没有办法解决。反而地方上的酋长比总统更有威信,就必须找酋长来协调解决。也因为这样,部落社会就成了基层组织发展的温床,基层组织在也门也有一个比较活跃的分支,对美国在当地的军舰等设施造成了长期的威胁。

利比亚也是一个部落国家,由于利比亚较为特殊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社会结构,卡扎菲执政以来,部族是利比亚仅存的社会组织结构,其他各类社会组织,包括工会等都被取缔。在利比亚,部族人员对部族的忠诚远远超过了对国家的忠诚。在卡扎菲统治的四十余年中,他强力地压制了其他部族的发展,特别是人数众多的,以东部城市普兰尼加为主要据点的另一大部族贝尼·萨利姆的发展。利比亚长期以来根深蒂固的部族矛盾在外力的触发下就发展成为内战。卡扎菲政权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就动用军队反对派进行打压。这时,外来的干涉力量就发挥了作用,尤其是法国,成为首当其冲的一个外来干涉力量,这也是法国在这个地区的特殊利益使然。法国作为一个大国,近年来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不断下降,地中海沿岸地区作为它世界性大国的一个依托,非常想保留“地中海联盟”。但是在这点上卡扎菲却不买账,它在这个地区采取消极的政策。而利比亚又是地中海地区最重要的国家之一,具有丰富的石油资源。所以2007年7月,萨科齐上台之后两个月,就访问了利比亚,对卡扎菲大加赞赏,并邀请卡扎菲访问法国。5个月之后,卡扎菲在法国巴黎受到萨科齐的高规格接待,卡扎菲则回赠了147亿美元的单,给萨科齐长了不少脸面。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利比亚政局发生变化,过去卡扎菲与萨科齐的关系被暴露,对萨科齐个人政治生涯是很不利的,如果卡扎菲与萨科齐的关系被反对派利用起来,情况就会更加严重。所以面对卡扎菲的这种变局,萨科齐就以攻为守,采取一种激进的方式,做好军事打击的准备来支持反对派,法国成了首个承认利比亚反对派组织全国委员会是“利比亚人民唯一合法代表”的国家,且积极通过阿盟的决议,然后在3月17号决议通过后马上就对利比亚进行了军事打击。由此可见,一个国家对某个地区的利益和这个地区本身的利益结合在一起,就出现了利比亚动乱的这种模式。

法国军队对利比亚实施军事打击



叙利亚动乱



叙利亚国家风光

伊朗在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之后,跟美国处于长期敌对的状态。奥巴马上台之后,曾经打着变革的旗帜寻求与伊斯兰世界关系的新发展,主要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要梳理与伊朗的关系,二是要从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入手,因为巴勒斯坦问题是阿拉伯世界和伊斯兰世界最关心的核心问题。3年时间过去了,对于这两个问题,奥巴马都没有取得进展。因此对奥巴马来说,他的政绩也是大打折扣,国内面临金融危机出现的各种状况,国外面临中东关系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样处理与伊朗的关系,确实是很头疼的。但在利比亚的问题上受到鼓舞以后,美国就把政治的重点转移到对付伊朗。伊朗是六七千万人口的大国,而且作为一个石油国,防御能力比较强,所以美国对伊朗对外来军事力量干涉叙利亚的立场是符合美国和西方国家首先打击的目标。

叙利亚从2011年3月开始爆发内乱,反对派一开始以要求阿萨德下台合作为口号,要求变革。但是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反对派的力量不断壮大,特别是得到了美国和西方国家的支持之后,要求也越来越高。不过,叙利亚的执政党复兴党是很严密的组织,因长期与以色列对峙,军队力量还是很充足的,在军队的控制上也不同于利比亚的卡扎菲军队,卡扎菲军队是零零散散的,而他们的军队是很正规的海陆军队。所以要想瓦解复兴党的军队是很不容易的。目前叙利亚反对派在利比亚事件的刺激和美国与西方国家的支持下就认准了一条路,那就是要阿萨德下台。不过当局者也明白要是按照反对派的意思,下台的话,要么选择逃跑,要么成为阶下囚,要么选择像卡扎菲那样。所以当当局者表示要下台可以,但必须通过民意选举的方式进行。而反对派则认为当局者是在拖延时间,所以局势就僵持了。

在这种情况下,阿拉伯国家联盟就进行了干预。先前阿盟在利比亚问题上,提出要建立禁飞区,对利比亚进行打击,这一做法后来让阿拉伯国家有了一个反思:不管怎么样,利比亚都是阿拉伯国家,让外部力量对它进行军事打击,结果却造成了众多民众的伤亡。所以在当前的叙利亚问题上,阿拉伯国家等西方国家那里,所以美国、西方国家希望发挥一些积极作用,将叙利亚问题在阿拉伯国家范围内解决。2011年10月,我前往叙利亚,正好阿盟部长级代表团对叙利亚进行了调解,向叙利亚提出了三个条件,第一是停止暴力行动,停止流血;第二是释放被关押的人员;第三是进行对话,在阿盟范围内与当局

进行对话,推动问题的解决。我到了叙利亚后,副总统和外交长接见了,他们说这三个条件他们只能同意两条,第一条能做到;第二条中犯严重杀人罪的不能释放;第三条,对话可以,但是只能在叙利亚国内进行,而不能到境外进行对话,到境外对话就涉及到国家主权问题。我到达叙利亚的任务首先就是推动叙利亚能够采取灵活的态度跟阿盟进行对话和协调,避免出现像利比亚那样的状况;其次就是在安理会就叙利亚问题决议会上使用否决权,使用否决权表达的信息就是:一是中国始终坚持反对干涉各国内政的基本原则,确实是很头疼的。但在利比亚的问题上受到鼓舞以后,中国作为友好的国家,绝不偏袒或反对某一方。为此我还专门接触了两个反对派,他们也表示,中国反对外来军事力量干涉叙利亚的立场是符合叙利亚国家利益的。同时,他们也讲到,外来军事打击,不管是伊拉克的模式——派地面部队,还是利比亚的模式——空中打击,最后遭殃的都是这个国家和这个国家的人民。国家内部的斗争和变革之路可能会很艰难,但是对这个国家来说还是很有利的。因此,可以说复兴党是很严密的组织,因长期与以色列对峙,军队力量还是很充足的,在军队的控制上也不同于利比亚的卡扎菲军队,卡扎菲军队是零零散散的,而他们的军队是很正规的海陆军队。所以要想瓦解复兴党的军队是很不容易的。目前叙利亚反对派在利比亚事件的刺激和美国与西方国家的支持下就认准了一条路,那就是要阿萨德下台。不过当局者也明白要是按照反对派的意思,下台的话,要么选择逃跑,要么成为阶下囚,要么选择像卡扎菲那样。所以当当局者表示要下台可以,但必须通过民意选举的方式进行。而反对派则认为当局者是在拖延时间,所以局势就僵持了。

巴勒斯坦问题依然是中东地区的核心问题

当前,中东地区还是处在动荡和变动之中,且这样的动荡还将持续很久,这也注定了中东地区将一直是热点问题的集中地区。而作为中东核心问题的巴勒斯坦问题,也将长期对这个地区的局势起作用。巴勒斯坦领导人阿巴斯上台之后做了一些努力,但是巴勒斯坦问题确实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进展。美国总统奥巴马上台之后,也做了一些允诺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却没有一点实际行动。在埃及、突尼斯发生动荡之后,巴勒斯坦民众也开始走上街头游行示威,要求实现内部团结。法塔赫和哈马斯是巴勒斯坦内部的两大主要政治力量,2007年爆发严重冲突,继而分别控制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双方先试图谈判达成和解,但没有成功。巴勒斯坦内部的分裂不仅分散了巴勒斯坦的力量,也为步履艰难的中东和平进程平添了复杂因素。连以色列方面也抱怨没有一个谈判对手。哈马斯作为巴勒斯坦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有一定的群众基础。没有哈马斯的参与,巴以和谈必然会困难重重。在中东大变局背景下,巴勒斯坦各派实现和解是巴勒斯坦人民争取恢复民族权利、成就建国大业的重要一步,有利于巴勒斯坦内部协调立场,制定统一的行动纲领,有利于为恢复巴以和谈寻找新的启动点。

让人欣慰的是2011年5月4日,巴勒斯坦两个主要政治派别法塔赫和哈马斯历经4年的分裂与对峙后握手言和。在这样的背景下,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于2011年9月23日会向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递交成为联合国会员国的申请。寻求成为联合国第194个会员国。2011年10月31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法国巴黎举行会议审议有关接纳巴勒斯坦为该组织成员国的提案,最终以107票赞成,14票反对,52票弃权通过了该提案,这是巴勒斯坦首次获准以成员国身份加入联合国机构。

2011年8月底,我们专门前往巴勒斯坦,传递这样两条信息:一是巴勒斯坦方面所做的努力,中国是给予全力支持的;二是联合国对于解决地区问题有独特的作用,中国对巴勒斯坦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成立巴勒斯坦国表示肯定。对于这两条信息,以色列方面就不太满意了。在前任在以色列的时候,以色列外交长说我们到巴勒斯坦传递的两条信息是他们最关切的,为什么不事先跟他们打个招呼,大家也可以进行交流。我们则表示,这两条信息对中国来说,没有一条是新的,既然不是新的东西也就没有打招呼的必要了。第一条支持巴勒斯坦在联合国的地位是中国一贯的立场,因为联合国在解决中东问题上应该发挥重要的作用,还应该承担应有的责任;第二条巴勒斯坦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成立巴勒斯坦国在1988年召开全国委员会上宣布,当时中国就表示承认了。其实另外还有一条,我们在巴勒斯坦的时候也特别讲到,要寻求联合国的支持,成立巴勒斯坦独立的国家,但联合国不代替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直接谈判,中国支持谈判解决巴以问题的立场始终没有变。以色列外交长最后也表示完全尊重并理解中国的立场,也希望中国和以色列的交往能够继续保持下去。这也是我们国家在中东地区的优势,我们国家现在与双方都建立了比较好的关系,同阿拉伯国家在政治上也是长期相互支持,这也符合我们国家的整体利益。这次中东的变局,地区问题是长期的。从长远看,民众对外交政策的关注度会加大,不管谁走上政治舞台,对民众的呼声都会更关切。但是在这个比较长的变动中间,还是不能完全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巴勒斯坦问题始终是中东地区的核心问题,是世界各国关注的核心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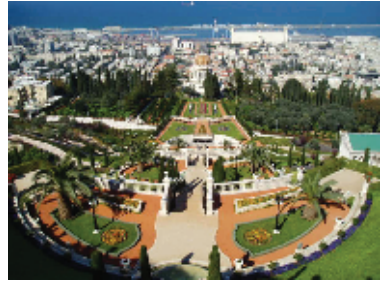
年轻一代要肩负历史使命

讲座一开始我就讲到当前的国际局势处在一个动乱的状态中,估计这样的动乱还要持续一段时间,动乱的发生有其重要的背景,西方国家在工业革命之后的几十年间,科技、经济等方面在世界上都处于主导地位,进入新时期以后,一批上个世纪中叶获得独立的发展中国家抓住时机不断发展自己,一个新型国家群体正在不断壮大,在国际经济中的作用不断上升,由此带来的在国际政治事务中的发言权也在不断地提高。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尽管西方国家很不愿意看到,但是力量对比正在发生变化,这是毋庸置疑的。在这样的趋势下,西方国家在经济上要借助新兴国家,要寻求合作,才能带动他们自己国家的经济,如果失去了新兴国家的市场和经济上的合作,就不利于他们国家的发展;但同时他们又很不情愿看到新兴国家的发展,特别是面对中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在经济总量上升为世界第二之后,西方国家感受到了威胁,所以一系列针对中国的威胁论都产生了,西方国家想法设法来阻止中国的发展。但是他们也清楚的认识到了,中国的发展是谁也阻止不了的。这样一种复杂的局面还将持续很长时间,等到中国真正强大之后,西方国家也就无可奈何了。

从1971年参加工作到现在,我赶上了改革开放,看到了这些年我们国家的不断发展和国际影响力的增强。但是在未来的二、三十年,我们国家面临的任务可能会更加艰巨,在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中也将面对更加复杂的局面,我们的路只有一条,就是坚持改革开放,坚持走自己的发展之路。这个长期的发展阶段,对我们国家的技术、人才等方面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当前在国际组织中间,我们国家的人才还较少,这对我们国家来说是很不利的,也说明我们国家在硬实力、软实力方面都需要增强。我们国家的人才怎么样才能到国际上去,更多地参与国际组织,让世界认可我们?我们国家怎样才能提出可以引领国际发展的新议题?这些都是我们所面临的新的课题和新的任务。从这个方面来讲,我认为高等院校的任务不仅要为我们国家眼前的发展培养人才,而且要是我们国家今后作为一个大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重要作用培养人才。嘉兴学院也将担当起这样一个新的使命和责任,归根结底,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发展还是要靠年轻的一代。



中东地区地图



巴勒斯坦国家风光